



小街理发店

□梁堂军

老城小街，藏着一家普普通通的大众理发店。

说它普通，理由有三。先看店名——“大众理发”，顾名思义，接待的顾客都是街坊邻里、寻常百姓；再看店里提供的服务，就是剪剃吹染烫，简单实在；此外，小店位置也很普通，在马路边的林荫道旁，挤在一排门面里，若不特别留意，还真难一眼瞧见。

小店有前有一条五六米宽的林荫石板大道，附近的人常来这儿喝茶、打牌、闲聊。流淌的时光如路旁的大树缓缓生长，喧嚣被绿荫挡在街外，静得听不到声响。

小店约十几平方米，和那些装修高档的理发店相比，真算是极简单普通了：一面大镜，两把椅子，电视常放，让孩童理发开开心心；剪刀起落，方寸小店阅尽俗世春秋。

原来的店主，大家都亲切地喊“老师傅”。老师傅最初在乡镇煤厂开店，后随着乡镇煤矿改制，于是，老师傅就带着家人来到城里，在这租了个小店，重拾理发的手艺。每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前后，都是老师傅的工作时间。虽然大多数时候都是顾客等着老师傅，但老师傅健谈、手艺也好，所以甘愿排队等着理发的人是真不少。

不管是新人还是熟客，每次理发前，老师傅总要细心询问客人的要求：剪什么样式、前后留多少、有没有特殊要求，等等。问清楚了，才开始动工。凭着几十年的经验和手上的感觉，老师傅的推子在客人头顶来回穿梭，两三分钟，就可基本定型。然后梳子和剪刀配合，略加修正，就基本完工了。有些客人还要剃刀修面，刮去细微瑕疵，才算大功告成。整个过程10分钟不到。

小店搬来城里的10多年时间，我都在这里理发，除偶尔等待时间久点，感觉没其他的缺点。当然，也有用时稍长、需精工细剪的时候。三五岁的小孩子来了，老师傅就耐下性子，边剪边逗，大人小孩都满意；剃光头的大爷来了，老师傅一笔一画，细致均匀，将头皮刮得干干净净，分外明亮；偶有女顾客上门，老师傅就拿出看家道具和本领，做出来的花式，一点不输其他美发店的高档和时髦。

老师傅不仅手艺在方圆十里人尽皆知，更重要的是，小店的收费格外亲民。从开业到现在，价格就低于绝大多数理发店，成人6元一位，学生只需5元。这样的价格，着实是很有吸引力的。

前年，老师傅身体渐衰，长时间久站越发吃力，家人劝他退休养老。老师傅总想着把小店和手艺传下去，于是收了两次徒弟，但来人要么觉得收入太低，要么觉得太苦太累，耐不住这日日与发丝相伴的枯燥岁月，没几日便不愿再学了。后来，好不容易盼来一对中年夫妇，妻子心思温婉细腻，渐渐练就老师傅传下的快剪功夫。丈夫性子实诚少言，洗头、推发、修面刮须，手上动作也十分麻利。在老师傅的帮助下，两口子很快盘下小店，老师傅了却一桩心事，夫妻俩也寻到个安稳营生。但最开心的，还是常来的老顾客，如果没有这夫妇俩接力，大家去哪找这艺好且价低的小店呢？

坐在小店外的躺椅上，看着头顶满树的绿荫，听着路边下棋打牌的笑声，等着师傅叫你去理发修面。那心情，着实是不错的！

（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协会员）

巷子里的碎碎念

□黎强

青红砖的房，木樨卯的楼，夹壁墙的家，煤球炉的烟，上百年的树，都挤在那条青石板铺就的深巷里，酱油铺、小酒馆、日杂店、草药摊也紧挨着。拉货的架架车、贩子的叫卖声、磨剪子戥菜刀的，塞满了巷子的旮旯角角。从早到晚，巷子里的碎碎念此起彼伏，既热闹又烦躁，日复一日。

巷子里的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盐咸醋酸，生老病死，无不包含在碎碎念中，有啰哩啰嗦，有杂七杂八，有空穴来风，有道听途说。碎碎念，带着烟火气息，带着市井味道，带着草根印记。

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偏东雨倾盆而下，覃伯伯家的屋瓦高于矮处黄婆婆家的油毛毡棚屋，雨水直冲棚顶，黄婆婆家自然招架不住，吃了大雨的亏。雨停了，家淹了，黄婆婆气不打一处来，对着覃伯伯家的瓦念个不停。还没等黄婆婆发泄个痛快，见覃伯伯扛着木梯，提着一卷油毛毡，二话不说就爬上了黄婆婆家棚顶。这下让黄婆婆不好意思起来，转身进屋冲了杯蜜糖开水递过去，算是赔个不是。覃伯伯接过蜜糖水，笑笑，指着棚顶说：“稳当了，再不会漏雨了。”

不几天，巷头的张老头和巷尾的李老伯，不知是谁在下棋时犯了“落子无悔”的约定俗成，相互间念叨得耳根起茧，争吵得不可开交。这下轮到黄婆婆出马了，她把棋盘一收，拉着两人就往自己家走，给两人一个倒了一杯老白干，佯装生气地说：“吵嚷吵嚷，喝了继续吵。”弄得张老头李老伯面面相觑，挺不好意思，立马自我检讨自我批评，都说自己是一张臭嘴，要改掉叨念的毛病，和好如初。

我父亲不善家务，炒菜都不知先放油，还是先放盐，却爱酒，有菜无菜都要喝一杯。母亲忙里忙外操持一个家，父亲帮不上忙，母亲自然免不了要对父亲发几句牢骚。父亲自觉亏欠母亲，就装糊涂不搭理，闷头喝着小酒。母亲正在气头上，父亲就采取迂回战术，有一句无一句把话题引向母亲的厨艺，夸母亲“激水胡豆”做得巴适好吃。母亲受了夸赞，脸上笑开了花，转身就去了厨房，三下五除二弄出一盘“激水胡豆”端上桌，挨着父亲坐下，把父亲杯里的酒一饮而尽。一旁的父亲偷着乐，知道这场喋喋不休的碎碎念，偃旗息鼓了。

不过，清贫的巷陌日子，总是难免磕磕碰碰的。

那天，不知是哪家的娃儿把陈三婶下蛋鸡婆下的蛋，从鸡圈里摸走了。陈三婶本就是嘴巴不饶人的狠角，非得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住在一个大院的邱二哥是个火爆脾气，听烦了陈三婶的叨念，正欲出门劝阻，不料躲在里屋的儿子水娃一把拉住



他的衣角，怯怯地交出一枚鸡蛋。邱二哥哪能容忍水娃偷鸡摸狗，拎着水娃的衣领来到陈三婶跟前，陪着礼道着歉，气得发紫的脸膛把水娃吓得眼睛水长流，哭声戚戚。陈三婶忙拦住邱二哥，说：“哎呀，娃儿长身体，肯定是嘴馋了，别打别打，没得妈的娃造孽。”说完，转身进屋拿出几个鸡蛋送给邱二哥，嘴巴像打机关枪似地说：“快快快，回去给娃儿煮几个荷包蛋，补补。”

邱二哥接过鸡蛋，张大着嘴，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眼眶湿湿的。

巷子里的小酒馆其实称不上是酒馆，只是三五酒友聚一起摆龙门阵的落脚处而已。无非是老白干、广柑酒、桑葚酒等，再加水煮盐花生、砂炒胡豆、椒盐花生米，配点卤猪耳朵、卤猪尾巴之类的，在巷子里称为“喝单碗”。一桌子酒友礼让着轮流喝，能喝大半天。店老板也不撵客，听着这些左邻右舍念着娃儿工作、参军、结婚的种种日常。念来念去，酒碗见底，坐上位的丁爷意犹未尽，对着店家吼一句“再勾二两，记我的账”。店家欣然，在黑漆水牌上丁爷的名字下划着“正”字。店家很是放心丁爷，月底关饷那天，丁爷会准时来销账的，从不拖欠酒钱。

那年刚刚入冬，酱油铺老板的老爷子过世了，巷子一下子安静了好多天，平日里不靠谱、不着调的碎碎念，都被祭奠老爷子的唢呐声、锣鼓声和哭丧声替代，巷子里的人家把老爷子当亲人，给老爷子“打玩友，唱玩友”守夜。因为大家都记得老爷子的——谁家打酱油、买麸醋、秤豆瓣，只要说一声就可以赊账；谁家的小孩馋了，路过酱油铺时看见薄荷糖“吧嗒”着小嘴，老爷子把手一招，掰一块送进娃儿嘴巴……老爷子生前常念的是，这巷子人家多好哟，穷帮穷，大家都过得笑笑和和的。还念叨：“在巷子头，巷子尾装上大门，巷子里的人户，不就是你知我知的一家人吗？”

巷里的碎碎念，其实很金贵，很无价。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副主席）

那台黑白电视机

□何新

40多年前我在乡下教书，离镇不远的县水泥厂给学校赠送了一台电视机，18英寸，进口货，大家很高兴，把它摆放在会议室里。不过，当时的整个场镇都没有电视信号差转机，这台电视机也就成了“摆设”。

两年后，镇上在学校对面的山上安装了一台差转机，终于可以看电视了。学校物理老师抽空调试那台电视机，一人在屋内旋转按钮，一人在楼顶搬动天线，搞了大半天，电视屏幕上终于显现出模糊的影子，点点雪花伴着“呼呼”的电流声，看不清模样和听不清声音，但总比一点信号都没有好。

经过几天调试，电视机终于露出了笑容，于是每天晚上会议室人满为患，隔壁“尖子班”的学生不顾禁忌，也时不时偷偷溜到会议室门口张望，这下才引起校领导的警觉。于是学校作出规定，平时只允许教职工看电视，周末将电视机搬到礼堂，让住读生也一饱眼福。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黑白电视机开始进入普通家庭。我们住的那层教职工宿舍，有位蒋姓老师家庭条件好，率先买了一台12英寸的“飞跃牌”黑白电视机，消

息在全校瞬间“炸”开了锅。时逢央视播放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大家天天晚饭后去蒋老师家抢占有利地形，看了上集还想看下集。有一天晚上，我早早把小孩诓上床，然后与妻子去蒋老师家，正襟危坐看电视。小孩一觉醒来不见父母，懵懵懂懂以为天亮了，哭着鼻子，到学校办公室找人。幸好校园不大，被一位上夜自习的老师发现，把小孩抱回了家。

当时的电视机都有天线，呈羊角状，所以叫羊角天线。每家屋顶也竖有天线，用竹竿高高擎起，密密麻麻，成为一道风景。前年，我去柬埔寨旅行，那里还保持着这种现象，一眼就能知道比我们的生活水平相差几十年。电视天线一怕风吹、二怕打雷，风吹天线变换了方向，无法接收差转台的信号；打雷时怕触电，不敢看电视。最担心镇上的差转台出问题，全镇就都看不到电视了。

随着社会进步，彩色电视机替代了黑白电视机，大电视替代了小电视。

如今手机功能越来越多，电视的功能开始弱化，一部手机走天下，电视机逐渐成为家中摆设。回想当年，有一台电视机多么幸福，哪怕是黑白小电视，也曾风靡一时、独领风骚。（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自己的影子（外一首）

□袁鸞

多少次，扭曲身子
想看清自己的影子
结果只是一个
面目全非的轮廓

鼻子与嘴巴
更像一个凸起的影像
没有眼睛
自然也看不见眼神

就在我转头的瞬间
忽然听见，影子
若有若无的叹息
还不时伴随一口长气

当我再次身陷黑暗
影子消失，而我刚刚还
炯炯有神的眼睛
突然一片空洞

不可辜负的余生

年轻时照镜子
并非为炫耀青春
而是治理坚硬的发质

如今头发倒是服软
可满脸的稚嫩
却去向不明

阡陌一样纵横的皱纹
早已浓缩成一份
风雪交加的履历

丢失在镜子里的时间
现已无法找回
唯有余生，不可辜负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重庆小面

□问筠

朝天门下大江横，晓雾如潮吞又生。
石板街凉天未曙，席棚灯暖火初明。
铜锅坐地银涛沸，竹漏翻花白浪轻。
莫道巴山多险峻，红油一碗最关情。

（作者系文学爱好者）

